小世界報

編輯部◎營業部 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定報價目：本張中國境內二元四角 日本及南洋加倍 先年全年同計算 半年計大洋一元 均作四歐（本報增刊日出一張 無定期）郵費大洋九角五 郵票九五折

廣告刊例：二英寸五寬 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格刊費二元 中縫分作四格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 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三百七十六號 每張售銅元兩枚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 二點至六點半

袁福順 祥梅寺

徐波馬 林俊峯 搜孤救孤

邢聯霞 狀元祭塔

袁奎官 陸紅芳 劉禹臣 邱德成 全本四川奇聞

張紫珊

小黑燈 李祥芳 劉長寶 朱友奎

馬永利 高榮祥 劉長寶

張劍芬

單德元

劉春林 盧金龍 張慶祥 神亭嶺

夜戲 七點三刻至十二點

柏松亭 大賜福

陸紅芳 白玉福 馬俊峯 李同芳 邢聯霞 劉禹臣

邱德成

單德元

張劍芬

張紫珊

朱奎友

李祥芳 劉長寶 盧金龍 高榮祥 徐波林 袁福順 全本二月二龍抬頭

第一層影戲 一點至二點 六點半至七點三刻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空前絕後（偵探新片）共十五大本 現映一二三四本 巴拿女

二層樓雜耍台

周杏泉 周慧珍 一點十分至三點 六點十分至七點三十分 中西戲法

李寶明 劉萬達 [illegible] 改良雙簧

沈易書 [illegible] 南方拉戲

四明文戲

二點至六點十分

陳阿高 小荷花 小金紅 翁郎中

小金蘭 康集昌 捉牙虫

小桂寶 汪阿生 借當局

沈春林 活神道

沈小夏 小金蘭 美玉記

七點三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陳阿高 小荷花 花生計

小桂寶 夏記榮 摸螺絲

沈美玉 汪阿生 繡荷包

康集昌 小金蘭 沈春林 汪阿生 王道士捉妖

四層樓新簧台

常州灘簧

吳和尚 劉發生 朱根牛 沈桂朵 孫玉朵 日演 一點半至三點

黃雲泉 王大狗 六點半至八點 八點半至十二點

周金妹 卞和尚 劉仁生 程阿寶 倪錫良 夜演

後本珍珠塔 廿一廿二本

陶社男子新劇

日演 一點至三點半：徐淚魂 王夢亮 張虎文 姚一民 陸鶴玉 嚴忍庵 難兄難弟

夜演 六點半至八點半：宋輕游 方掌倩 吳牛兒 童呆呆 程子呆 學官話冒投親

二層樓書場

周沁泉 一點半至二點半 文武香球

周潤泉 六點三刻至七點三刻

姜聽濤

楊月樓 楊星槎

吳小松 吳小石 白蛇傳

倪桂孫 全班 改良蘇灘

三層樓小戲臺

費西冷 全班 一點至二點半 六點一刻至七點三刻 古裝蘇灘

胡壽慶 全班 五點至六點 十點一刻至十一點三刻 卜卦

改良本灘

日演 二點半至五點半：徐祺生 魏雪林 張文俊 花月英 陳阿東

夜演 七點三刻至十點三刻：陳月紅 花素娟

嘆窮 酒樓行令 花鞋（前本）計

幻術灘簧場

莫悟奇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十分 十一點二十分至一點 歐美魔術

張素蘭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女子蘇灘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日演 一點至五點：周少蘭 胡雪山 侯泉棠 小愛媛 曹少生 寶三趙 丁少蘭 丁婉娥 磨豆腐 王三姐 逼殺妻

夜演 七點至十一點：胡雪山 侯泉堂 丁少娥 丁小娥 趙三蘭 小愛媛 曹寶生 周少蘭 菴堂相會（七八本）

抵制 提倡 二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覺悟大半已經稍有普通知識就有一種風氣了抵制劣貨也是表示愛國思想的 [illegible]

冠生園啓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甕本債券

夏歷正月念二日開籤

廣濟債券

甲種 一等三萬元 均有二三末一字 正月十六開籤

乙種 一等二萬元 二月初一開籤

頭獎多 容易得獎 存券無多 請速購買

永遠救濟基本正規債券

頭籤十萬元 全張六元 分條六角

准於正月廿日上海開籤

全張一元二角 分條一角二分

小世界

中國商界的習慣 總說物美價廉 其實好的不賤 賤的不好 照此說來 難道正真價廉物美的地方 就沒有了 有的 在那裏 就是我們**誠實不欺**的**小世界** 可以稱這四個字 小世界內容的遊藝 五花八門 各藝員的姓氏 和表演的技能 限於地位 不及細載 綜之 別家有的 **我們也有 我們有的** 別家不見得必有 因為我們要**振興市面** 所以從**今天起**（二月初一日）**門票減售大洋一角** 各場子內 不另取資 客愛看什麼 就看什麼 愛上那裏 就上那裏 莫說上海 就是全國許多白相地方 比較起來 像這樣布置完全 結構新奇 而且門票又祇賣得大洋一角的所在 除却我們小世界 恐怕沒有第二個吧 這不是真正**價廉物美**的地方麼 諸君們如其不信 請來試一下 遊玩一回 便知道我們**誠實不欺** 不是口頭騙人 總算是推翻了數千年 中國商界的惡習慣了（欲知各種遊藝詳細及表演時刻請閱世界小報或本報後幅小世界廣告）

愛華社（女子新劇）

二月初二日戲 一點至五點 悶葫蘆

劇中人	扮演者
曾梅卿	明珠
曾妻	金鶯
曾母	玉峯
吳蘭士	天樂
吳妻	朵英
吳婢	劍民
賣京貨	笑天
賣花婆	蝶梅
酒保	月梅
地保	笑儂
吃客	蘭珍
知縣	楨增
差人	雲南 賽文
仵作	玉英

二月初二夜戲 六點半至十點半 五本六本 文武香球

劇中人	扮演者
張文	亦珍
李武	明珠
龍官保	桐影
道士	志奎
潘老	笑天
蔣文杰	蘭珍
蔣太太	玉峯
蔣小姐	劍民
蘭因	如夢
雙桂	美儂
蔣僕	玉英
王木華	笑儂
小二	雲南
王運蓮	采華
王方氏	月梅
張桂英	文英
棧主	月梅
侯月英	情夢
侯公達	楨增
侯太太	蝶梅
龍山位	天樂
龍太太	小梅
周乳娘	鏡花
吉祥	金鶯
英雄	稚生 玉英
知縣	蘭珍
楊虎	志奎
周文	笑天
差人	賽文 彩鳳

愛華社 歇浦潮（續編二本）

本社之頭本歇浦潮一經開演 觀者幾無插足之地 即可見其價值矣 二本比頭本更覺熱鬧 發鬆且有活動傀儡戲特別花烟間仙人跳放白鴿種種上海社會情形莫不描摹盡致 一俟佈置齊備即行開演 先此預告

延澤醫院

專治花柳毒門 下午一時起至晚九時止

一無論男女 下體生殖器疾病 白帶白濁 小便膿淋 陰門癢瓣 喉爛鼻穿 四肢瘋癱 新久等症 均用內服藥 針注射 限日斷根

六零六 每針五元至十元 德國獅牌 金細針老手注射

本院向以道德名譽為重 故診病周詳 收費極廉 而貧病特加體恤 診金小洋五角

院址 上海民國路四明公所東

院長 趙延澤醫學士

惠濟醫院

本院專治一切疑難之症 主任為前清御醫 **施燮父先生**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為應診期間 出診八元 過界不加 過時加倍 無力之病家只取二元二角 門診一元號金二角 送診於應診期間內隨時皆可

院址 六馬路中江影戲館隔壁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

明月照相館

六馬路西 敬勝里口

日夜美術照相廉價一個月 陰曆十一月初十日起 價目如下

二元一元一打 四寸一元半打加印每打元半 六寸一元二張加印每打二元四角 八寸一元一張加印每打四元 印明信片每張一角 大小軟片代客沖洗不取分文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號

萬國救濟俄僑難民賑義券 第三期副券

額設三萬張 每張二元二角 分條

夏曆正月十三日開獎

會址 上海法租界朱葆三路十六號

電話 中央六五六〇

新開 福康西藥店廣告

上海城內縣嘉路虹橋西

本店選售歐美上等西藥 精配醫師診定藥方 並製家用良藥（兼售衛生化妝等品 特聘朱子久君担任藥劑師）格外克己以表歡迎

興泰電燈公司

四川路A字七十二號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專售電料 以及度置 式樣鮮明 歐美新到 代裝燈鈴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新開 泰豐南北貨號

上海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發兌 官燕 銀耳 華洋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桂花豬油年糕上市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天樂

龕

人說學佛的人、是貪而又最愚、何以呢、因爲他的慾望、簡直是個無量數的慾望、像這樣慾望旣不能達到目的、還是要貪、可就愚了、我以爲這也是一種行樂的頑意兒、不過在行他這種樂的人、覺着他是旣貪且愚、本人自己、何嘗不以此爲消遣之具、譬如軍閥們爭城奪地、土匪們綁人撕票、看財奴擁資千萬、一文捨不得花、其實他們那裏計及到貪不貪、愚不愚、也不過是借此做個行樂的東西罷了、就像我們、這麽買賣不爲做、單單要做個報、還要做個小報、在不弄報的、以爲我們是個報花子、可厭之至、誰知道我們天天指東畫西、信口開河、並且相信世上行樂的東西、比這個再好也沒有的呢、古人說、「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財不好、名不能說不好、究竟殉他、總算被他利用了、我們一生一世、也可算被報利用了、可是我們的行樂所在、雖成佛做巡閱使發幾千萬的財主、巳不肯和他相易、何以呢、並非我用五十步笑百步的話、我們或者所貪的小、愚的也就有限了、

徐案之六大

■議員大談法權
■舅爺大請其客
■梅妹大尋其死
■官廳大促其人
■各報大造其謠

民哀

徐碧雲這件案子、仔細想來、在這盛唱解放時代、有甚希罕、居然弄得如此情形、我的眼光裏頭、總覺得各報所登載的、有些靠不住、却巧史海嘯君、從北京來滬、他是蒲伯英辦的新民大戲院協理、我料他必定有點特別消息、可供本報資料、所以就拉住了他、請他試說一遍、果然他所說出來的話、都是各報發人所未發、那麽此案的眞相、我就摘錄下來、給讀者諸君消遣、我不敢吹這消息、是絕無僅有、大約比別人家的稿子、總有點不同、因爲海嘯是新民戲院協理、接近徐男、他所說出來的、十句話、該有八九句是靠得住的、

吳焦氏的本夫吳鵬、安徽人、做過兩三任縣知事、着實刮了些、這焦氏是他的妻子、結婚了九年了、生有二子、夫妻一向很和睦、不料去年的秋冬之交、吳鵬在大森里南班裏頭、看上了個姑娘、要討回去、(這姑娘名字海嘯不肯說)那姑娘提出條件、第一條就是不肯作妾、非要把原配焦氏離去了、纔肯嫁他、這一下就難住了這吳鵬、因爲這個焦氏、不比善寶莊內的焦氏、婦道無虧、怎好平空休掉她呢、可是吳鵬受了這一邊的愚、就存心跟焦氏嘔氣、一天冷淡一天、焦氏是個產後婦人、那裏受得住空房獨宿、打聽男人在外嫖女婊子、自然她也想法出去嫖嫖男婊子了、最初是注意在譚富英身上、因爲小培嫌她太老、恐怕兒子的嗓音有礙、力主不可、那纔罷休、焦氏不得志於譚、便眼光移注到徐身上、姓徐的是並無管束、自然合着那句女想男、隔層單的俗語、把那單兒掀起、就得啦、徐碧雲自跟這位焦奶奶認識不多時、吳鵬便有所聞、他非但不究、而且替吳焦氏立上一個金城錢行存摺、算給她月用、其實就是捉的賊據、直到她的存摺給了情人、纔拿來做了物證、提起控告、控告的目的、在乎離去焦氏、好討那位姑娘進宅、所以在庭內反替碧雲求情、從寬發落、就爲這個意思、

這件事關大、完全是王鎮庫一個人主張、所以判罰碧雲入教養局、作苦工四月、可是一般辯護議員、大談法權、說警廳祇有逮捕權、沒有判決權、地方風化、果然要維持、這法權也不能不分淸界限、因此上徐碧雲進了教養局、上月二十八號、又提出來移交地檢廳、要公開判決之後、再行定奪、(未完)

都門西山遊記

京洛浪遊客

由門頭村口到秘魔崖、羊腸曲屈、左倚巉巖、右臨絕壑、攀援而上、俱有戒心、回視龍王堂仄徑、已若康莊、秘魔崖、在山半大石洞內、洞口有阿耨達流巳涸、進證果寺、西南爲禪堂、時夕陽巳沉、余輩得寺僧許可、寓於禪堂、

秘魔崖位置翠微之中部、遊翠微者、必遊秘魔、如閩縣林琴南先生、年必數至、當時翁叔平相國、亦數游其地、壁間尚留題詠、記其「青山獨往看飛鴻、高處心驚放眼空、身到日邊栽杏地、隔雲猶惹落花風」一絕、字跡剝蝕中、猶見瓶居士之氣魄、余觀粉壁間、蛛絲繩迹、縱橫殆遍、或詩或詞、光怪陸離、除二三名流題詠外、都覆瓿不值、縱文人結習、好事塗抹、甯不怕山靈騰笑耶、最堪引人發噱者、爲溫柔旖旎之名伶梅蘭芳手跡、亦雜其中、乃「某月日、梅蘭芳偕易實甫先生游秘魔崖」一行也、

讀江干集之後

金君評

■「姊弟」此亦沈痛之作也、描寫孤兒、筆端似含淸淚、小人有母、(原文如此或恐小子之誤)讀之尚淒惋不置、不知天下無父母之孤兒、讀之如何、倫理小說、感人如是、何今日作者之渺耶、(民哀敬按倫理小說布局極難不易下筆在作者窮年累月嘔成數千言而社會上實又不甚歡迎惲鐵樵小說月報之失敗卽以此故因之作者亦不多也)

■「梵村歌侶」歌侶用情能一、貧賤相守、在人世爲缺陷、在情天則滿美無匹、特恐斯世無此情歌侶耳、羨之不暇、不必爲之惋惜也、末數語似不倫、

■「火鐘的靈放」社會有些公共事業、必有爲之提倡者、火鐘特其一耳、瞿紳士家之火、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文、快心事也、會長最後數語、刻毒已極、

■「兩日之出家」少年稍不如意、輒生厭世入空門想、及一旦果出家、其心則又无日不在家、无大解脫、大悟澈、而欲遁世者、與焚汀同一令人失笑、知和尙亦正日日作在家想也、一笑、

情夢

微波

劉恨我

情人之嫣然一笑、最足動人、

失足於情海中、至死不能自拔、

情人之一喜一怒、皆具有莫大之魔力、

青樓非言情之地、

惟多情人乃多恨、

情人之淚、最苦、有時或許亦甘、

病中得情人之撫慰、勝於服藥、

情塲中極多阻礙、但有情人反因之而情愈摯堅、

英雄壯志、大都斷送情人手中、

情人口中之牢騷、有時竟成讖語、

檀山草堂聯話

邊塘

嘉興沈子培曾植、自滬上相晤後、瞬巳三年、去年春、忽得訃告、挽以一聯寄挽云、學術九流通、試聽蛇矛政聲、濟變巳叢儒效著、音塵三載闊、回溯神山雪爪、愴人那禁淚痕多、上聯、指先生在皖時嚴定亂、下聯、則記丙午同舟東渡也、當時先生曾以玉照見贈、題東游鴻爪字、嗚呼、秋風鄰笛、追憶前塵、誠不勝黃罏之感矣、實融亦有一聯挽之、雖僅生爲名士長、死憶中興年十字、而亦能狀其生平者、

四十年前之上海

黃夢畹遺著

上海流氓技倆、幾於層出不窮、向惟游手之徒、掀風作浪、近且有以巾幗而戴靑皮者、結隊成羣、橫行於虹口一帶、名曰十姊妹黨、潑皮蜜詐、無惡不爲、雖屢經犯案嚴懲、而胭脂虎寧欲橫施、依舊不稍悛改、甚至一言不合、則赤身露體、沿街叫罵、廉恥喪盡、事實罕聞、噫、滬上眞無奇不有也、

所惡於牌九司務者、爲其設局害人、破家蕩產也、牌九司務者何、少年、習成五木訣、呼盧得盧、喝雉得雉、日裝作富商大賈、往來於娼樓妓院中、翩翩裘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誘、獻媚殷勤、或邀入靑樓、或誘至酒館、往來旣稔、漸不知爲之離罣、魚之上餌、然後脅其賭博、通宵達旦、負至數千金或數百金、則逼勒嚇詐、反顏若不相識、務使其稱貸以償、然後始已、卽將控諸公案、經問官嚴行懲究、而若輩技倆旣精、性情尤狡、變端百出、終不能絕其根株矣、

巴拿女[illegible]

(第一本)巴拿女單騎救父(第二本)
胡禮士唱譯情人美國金山學堂女
生(巴拿女)聰明過人容貌端麗有偵
探之才[illegible]之案因得其老父
[illegible]恐父爲牧羊土匪
[illegible]之牽壯丁往[illegible]
[illegible]土匪逃散女[illegible]
[illegible](三本)土匪
[illegible]
去亦趕上火車連發手槍打傷土匪

吳玉[illegible]

治婦孺耳鼻目咽喉內外各科癧瘡花柳淋濁戒煙肺病專科跌打損傷接骨入臼獨步手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
特診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靜脈六〇六每針三元至七元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illegible]注射德國[illegible]一元愈病不計

診所 六馬路福裕里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張丹斧姚民哀編輯的
世界小報彙刊
出版預告并徵求預定

張姚兩先生編輯那張世界小報 巳經十年多了 從幾百種銷起 消到現
在 巳到八千份以上 因爲一張小報 倒有百外個名家作品 好文章有
目共賞 所以銷路日增一日 因爲有許多讀者 要補全份的徵紙 無奈
存報稀少 一時無以應命 因此上有這彙刊的組織 將去年全年的報上
佳作 還刊成一厚冊 分爲美術 政聞 新潮 遊記 零話 諧乘
評林 譚香 說苑 餘播 十門 眉目濟斷 不落時下那種混濁 不分傑套
而且每門有名家書眉 并求王博士正廷題籤 統計字數十萬以上
美術門內 專刊當今名小說家小影和小傳 這一定可以得多數讀者費許
別署賣書[illegible] 多備鼓欲色彩 而且署上無數名流姓氏 將來歐版之
後[illegible]名的是否都有著作刊入 遣是個商題 我們却用不着諸吹、因爲
有去年一年的報紙存在 好歹早有定評 何必背自巳盛吹呢 現花書巳
付印 出版迅速 定價一元 預瞎年價大洋五角 郵寶擁一 概緒現金
郵票不收 預購十部以上者 價目再可另議 如蒙定閱今年世界小報
全年一份者 奉贈此書一冊 如有欲在此書中刊登廣告者 價目從廉
我們作事 圖名不專爲利 與書賈略有不銷 說一是一 快來預定吧

(世界小報全年報費連郵四元四角)

上海福佑路世界小報啟

小世界二層樓
順興樓中菜部

本樓[illegible]

[illegible]記

王天恨

□第六章

隨卽報告蘇格蘭場、蘇格蘭場的偵探長亨利屈爾森、也隨卽馳往勘驗、勘驗結果、羅蕙夫人是被盜者用利刀刺傷頸部而死、據喬那斯說、昨晚赴奎當爾夫人的跳舞會、喝了不少的酒、晚餐畢、又到齊爾瑟銀行裏提取了五百磅、全是紙幣、預備做一件生意、就把來全數置在皮篋裏、回家後、因酒後神志不淸、沒有藏起、隨手置在寫字檯上睡了、次晨就不知去向、顯被兇手盜去、至於管家婦被殺、大約因盜者進來時、不免有一些聲響、被羅蕙夫人覺察、該盜恐怕因而被喬那斯覺察、逃脫不得、所以將他殺死、喬那斯又說、由齊爾瑟銀行回來時、後面有個人遠遠地尾隨着、當時並不介意、而今追想起來、就未免覺得可疑了、那時朦朦朧朧、却隱約記得尾隨者的面貌、是個身材很高的人、紅色的臉、灰色的眸子、非常猙獰可畏、頭髮也是紅色、行路極速、可是隨在人後、不敢過速、只得耐着性兒慢慢的走、這人大約就是兇手、屈爾森探長也以爲然、大約日內總可以緝獲云、

北府舊聞

河間出太監、產一個紀大烟袋、已經拔秀、更想不到地靈人傑、產了馮總統、馮總統兩位老兄、都是塾師、馮三去當徽兵、軍官教他推車直到山海關、爲寫一張籮筐豆腐白菜帳、就拔充營書、又送進武備學堂、就拔充軍官、一闖到頂、比一般淨身入宮的老鄉、着實上算、又爭口好大的氣、這古典怕李瀛洲不大知道、(丁戊)

測廬佳畫

世又傳有詩畫舫、相傳爲唐寅所選輯、雖不知然否、但看首有衡山玄宰眉公諸人之序、則爲明人之作無疑、所畫千篇一律、似出一人手筆、尤無意趣、亦無法則之可言、燈前展閱、枕畔翻繙、止足供兒童之玩具而已、

李公麟畫孔門七十二賢圖、亦有刻本、畫筆雖佳、惜有黃茅白葦、彌望皆同之病、蓋孔門弟子、其鄉里事跡、不詳於史記者至多、雖能狀其雍容儒雅之風、難盡目送手揮之妙、何況龍眠以意爲之、自然昧同嚼蠟矣、(吳測廬)

這也要聲明

明霞

民哀先生不以予爲不文、損書屬稿、予頗喜、未嘗有隻字陳政、本報前刊「想着就寫」補白、非近作、原係「綠樓隨筆」中之一則、民哀先生爲予更名曰「想着就寫」、閱閱者筆、初非有意爲之、茲予欲聲明者、因最近某報、(不憶其名)憶有某君之自選輯、「想着就寫」爲其最先發明、後此人多襲用之云云、然則「想着就寫」四字著作優先權、固屬之某君、予不敢掠人之美、不得不鄭重聲明、一笑、

三麻子再遊小世界

鼎元

想買一個蔴球充飢的銅錢、也沒處相商、這時候自然格外的着急、我把鏡子照照自己的麻容、麻潭也好似格外深了、後來仔細忖了一回、橫竪此刻那件麻紗長衫用不着、便在箱子中拿了出來、托隔壁蔴油店裏的學徒爛麻子、到麻志元典當裏去當了一塊錢、方始放心、正想動筆做一篇「小麻子小史」、長矮麻子、都巳麻駕光臨、長麻子的w病在床中、矮麻子的w、凸着肚子快要養小麻子了、他們都置而不顧、竟這樣熱心、到我家裏來麻煩、我那得不感謝兩位麻兄啊、長麻子提議道、我們來打幾圈麻雀吧、矮麻子說贊成、我說、祇有三個麻子、怎樣麻得成功呢、事實湊巧、外面又來了一個麻子、諸君知道這個麻子是誰呢、原來就是S女麻姿、我們是實行麻交公開、麻子平等的、男女麻子、早巳不分界限和階級的了、于是便坐了一桌、叉了八圈麻雀、

編輯完了

記者

□□施靑萍先生、以其所著『江干集』、惠寄姚民哀一册、民哀讀之善、擬附驥尾以管見、得靑萍之許可、奈因塵事牽掣、久未有報、後勉得百餘字、布之報端、皆由衷之切責、謂民哀不因出世俗泛泛之詞言、而靑萍見之、大不謂然、郵書、一味責諛、民哀一驚而噤、不敢再進言矣之不欲、茲蒙徐碧波先生、轉贈金君鈺先生一稿、靑萍見之、當可滿意矣、一笑、

海嘯口述之徐案六大、固無異本派特派專員、探訪是案者、且將各方情形、並述於內、讀者見後、再將各大報所載之徐案消息、兩相參觀、便可分出眞僞來、願讀者弗忽視之、

天恨致書民哀、責其疎懶不覆、嗟夫、民哀固世間第一勞人、日夕周旋於硯池筆架間、頗無暇撥冗作友人書、蓋饑寒迫其心勞神疲、身爲金錢所役使、是眞諸仙鑑中之苦人兒、是惟望知己之原諒矣、

鏡花夢

二四〇

[illegible]引樓主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大彭謀擠 烏鳴啞啞叔倫求友

口裏邊多是唧咂有聲、隔房萬一有了個脾氣暴燥的外國人、眞要叫僕歐來干涉、當下唏哩呼嚕的把一盆湯吃過、侍者便絞上一方手巾、那主人翁却早把那塊茶布、向兩片八字式小鬍子上、抹了一陣子、正欲整頓全神、跟叔倫應酬、却被個人在背上、輕輕底一拍、主人翁忙回頭一瞧、頓然聞身子矮了半截、那兩片鬍子中間的一張闊嘴、嘻了開來、其容可掬、叔倫向他一看、他格外起勁、竟揚聲大笑起來、叔倫一看、原來拍主人肩頭的是個女人、說她年紀、雖沒到太夫人時代、相去也不過一二年了、說她容貌、比着印度安南婦人、漂亮得多、她的身段和體態、雖不及曹交九尺四寸之長、也不輸伍子胥的腰大十圍、說他的應酬工夫、雖不致如樊將軍之目皆盡裂、也好比殷荊州之書空咄咄、似這般可厭娘、倒也罕曾見、上海灘上、要找尋一個配對、一時倒也難找、大可以恭唯她是嗎一無二的人才、

另外一欄

家庭說苑

恕遣

紅燭心知

壬辰生倜儻風流、曾經滄海、顧自三十以後、碌碌無成、遂一其豪蕩之氣、鑽研詞史、默爾而息、於是絕跡花叢、幾忘歡場有溫柔鄉者、荏苒一年、差堪自喜、一夕、過某遊戲塲、適値香花會唱、絃管錚鏦、燭紅、都不介意、方將逡巡去之、忽見一倜儻弱女子、搴簾而出、歌聲高抗、迥異常流、因不禁爲之佇足而聽、流水桃花、忽焉過眼、初固無愛憎於其間也、會有契友張某者、頗解音律、而獎掖之心、尤爲人所不及、相將重過、排日聽歌、始知彼弱女子、小名玉兒、係姑蘇畫畔人也、壬辰生對於戲學、平時固絕少推敲、以是翁極加讚賞、乃亦欣然與和、間作詩歌以張之、玉兒稚年初出、渾沌天然、得此殊以爲榮、相逢相識、每於廣座中、報以一笑、其時壬辰生方落落無所合、又以荊天棘地、人生幾何、刻勵自閑、殊覺太苦、遂有及時行樂之意、自是中酒聽歌、更無虛夕、久之、據玉兒自云、年十六、習歌巳七載矣、蓬門小女、未識綺羅、始隨入羣芳隊裏、覓生活計、言時婉折、若不勝羞、並謂中秋後、行將輟歌、詢其所以、紅從桃頰、囁嚅良久、逼詢之、乃知若母貪財、巳以掌上珠、向青樓中、紙押百金、賣笑生涯、雖非所願、顧金錢弄人、茲巳莫能反汗矣、春花濺淚、客亦多情、遂慨以護花使者自承、後約叮嚀、誰將人誤、蓋小髲子雅擅淸歌、丰姿亦楚楚堪憐、而壬辰生適於悒鬱之際過之、宜其有天涯淪落之感、未淨塵根、重墮綺障矣、